

## 诗的毁灭 与审美意义上的崇高与庄严

▶ 10版·文艺百家

## 用理想性的浓情抚慰大都市人心 ——《故乡，别来无恙》为都市剧带来的创作启示

▶ 11版·影视

## 邵琦： 只愿常在此山中

▶ 12版·艺术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达”系列圆桌谈之二

# 重建与生活的纽带，让传统节日鲜活起来

### 以现代转化为传统节日赋值

**主持人：**上一期的圆桌，专家们谈到，传统节日来自于古人生活。那么要让传统节日更好地活在当下，恐怕也需要让它们回到生活中去，尊重它们在今天生活中的一些新形态。

**郑士有：**我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年味到底有没有变淡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年味淡是一个伪命题。传统节日的形态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比如说压岁钱，最初的时候压岁钱是不能用的，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只能佩戴不能使用。后来变成可以用的钱，到现在变成直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发。再比如年夜饭，传统的年夜饭不仅要在家里吃，而且要把大门关起来在家里吃；后来随着下馆子越来越普遍，人们发现去饭店吃年夜饭很好，可以省去餐前餐后的一系列繁琐，于是许多宾馆饭店推出了年夜饭业务，一时成为时尚，还要提前预订，订晚了都排不上；到了最近一两年，年夜饭又逐渐回到了家里的饭桌上，因为很多人觉得在饭店吃虽然省力，但是家庭团圆的气氛没了。于是出现了饭店提供半成品的新业务。这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在不断选择过节的方式，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刘大先：**郑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恰恰是传统节日的活力所在。这些年大家可能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传统的活力实际上是产生在它的效果之上，传统节日只有跟节日的主体——也就是民众——依然发生密切的关联，才是活着的节日。这意味着不应该把传统节日日本质化，说这个节日它就应该这样，春节就要吃饺子或者放鞭炮或者怎么着。

节日究其根本而言，有别于我们的一般讲的生理时间或者物理时间，而是一个社会时间或者说文化时间，是常态化时间当中的例外状态，均质化时间中的特殊时间。这一点无论对古代还是现代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尊重它在多方合力之后展现出的当下的形态。这是我们在讨论让传统节日更好地活在当下时首先要秉持的一种态度。

**主持人：**的确，只有接纳新的时代内容，才能有新的时代表达。上一期的圆桌里几位专家谈到，在千百年的传统过程中，传统节日实际上累积了各种文化

要素。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又可以为传统节日注入什么样的内涵，让它能够更加丰厚地传下去呢？

**郑士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化。黄涛先生曾经在《开拓传统节日的现代性》一文中提出，传统节日不应该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奇风异俗。节日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元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传统节日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来不及更新，跟不上时代变化，这种时候就需要有外力来推进其现代转化的速度，为传统节日赋值。

比如重阳节。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把重阳节等同于老年节。事实上，重阳节最初的功能是禳灾辟邪，直到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才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件事这么顺理成章呢？因为“九”与“久”谐音，寓意长寿，所以它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祈福、求健康的元素，许多民俗活动也都与此相关。正如民间所说：“九月里，九月九，爬山登高饮菊酒，戴上茱萸辟邪，吃了花糕多长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可以说，从重阳节过渡到老年节，这种演变符合传统节日“现代转化”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具有合理性；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更容易在民众中普及，是传统节日“赋值”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 以文化自觉重建传统与生活的关联

**主持人：**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阶段性小结，很多传统节日在最初出现的时候，都是对大自然节奏的一种顺应，不管是登高也好，驱邪也好，都是与时令相契合的民俗。之后就像专家们说的，人们不断为其赋予文化要素，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但是今天，当我们讨论如何让年轻人爱上传统节日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正是因为传统节日的文化积淀带给他们一种不可承受之重，让他们有些敬而远之。如果把原初的那些玩传统恢复出来，或许是一个拉近他们与传统节日关系的有效途径。

**张亚光：**主持人提出的这个角度我

非常认同。比如那些过洋节的年轻人，他们是了解并认同洋节背后的文化含义所以喜欢过洋节吗？恐怕未必如此。他们更在意的是借着过节的名义玩起来、嗨起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正因为对传统节日怀有敬畏之心，所以他们不敢造次，不敢解构。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对年轻人过洋节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年轻人喜欢过洋节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借鉴。就像前面大先老师说的，无论古代还是当下，节日都是常态化时间当中的例外状态。这个常态化，古时是农作，今



天是工作，本质都是劳动，劳动者都需要在节日里得到放松和娱乐。以此来反观当下，只能说我们在传统节日里提供给年轻人的、能够满足他们表达需求的文化和精神产品太少了。你得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传统节日包装起来，赋予它一些新的含义，一种新的表达。比如是不是可以结合年轻人对于动漫、cosplay等二次元文化的喜爱，在传统节日期间设计和推出一些相关活动，让他们把传统节日当动漫节来过呢？

**主持人：**这个事情由谁来做？

**张亚光：**我想借用林毅夫老师的一个观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的有所作为，体现在对年轻人的价值观引导和对商家的政策引导上。比如政府完全可以出台一些带有导向性的复兴传统节日的政策或者规划，资本和商家会非常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且迅速跟进。接下来的具体措施就可以靠有效市场来完成。

这里就要讲到假日经济。假日经济不仅是拉动消费的需求，其实也是人民群众假日生活的需求，而且由来已久。杨联升先生曾经统计过，唐代一共有53个节庆日，每到节庆日，大家外出游玩，商家就开始营业了，整个街市熙熙攘攘。我们在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节假日就是给商家提供了非常好的营销卖点和营销资源。今天提到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总是言必称IP，其实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一个IP，我们开发得还远远不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怎么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也遭遇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她用了个词，叫“支离破碎”。文章中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计算和理性替代了对于传统和亲情的重视。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现代经济同样为传统文化——具体到今天的议题，就是传统节日——的复兴提供了手段。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手段。

**郑士有：**的确，商业的介入有利于推动传统节日的普及和复兴。正如我们反复说到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仪式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其复兴需要政府、学界、媒体、商界的共同参与，商界无疑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验，比如每到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商家就会布置一新，为百姓提供充足的节日物品，比如春节的年货、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等等，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经济效益，但客观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对于传统节日的传承无疑是有益的，毕竟物质是文化的载体。至于商业介入会不会超出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我前面说的年夜饭的变迁恰恰可以说明，传统节日不仅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也有自我纠偏的能力。每当商业介入超出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时，这种纠偏功能就会发生作用。当然我也很认同亚光老师说的，传统节日在今天的复兴，除了商家提供物质产品之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和提供文化产品，才能满足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刘大先：**今年的重阳节我正好在四川一家酒厂参观。原来我关于重阳节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王维的那首“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到了酒厂后，重阳节从书面走向了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不是登高，而是酒厂在这一天举行了下沙仪式。所谓下沙，就是将高粱米拌上酒曲，投入到发酵的罐中。因为高粱颗粒细小，堆在地上就跟沙一样，所以叫下沙。仪式背后有一个传承悠久的工艺，叫做“端午制曲，重阳下沙”。

这件事正好可以呼应前面亚光老师说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思路。酒厂举行下沙仪式，说明商家也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希望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注入到当代商品的生产当中，使商品更加富于文化价值。这也可能是传统节日当代价值的一种显现。事实上，当代很多商业活动或生产型的活动，都会复活一些可能已经失去了原初功能的节日。比如文化旅游使得巴厘岛的很多传统仪式得到重塑，就是传统在当代转化的鲜明例证。

传统节日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归根结底要指向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包含着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几位老师也都讲到了，是政府的自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比如设立法定假日，让时序变成制度，使民俗变成法规。第二个层面是教育的自觉。如果我们想把传统节日传承下去，除了民众的自发行动，还要有学校和媒体参与进来，因为每一个节日背后实际上都关系着一整套的风物、传说、故事、历史渊源以及审美价值。对于普通大众来讲，需要这样的本土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的相关教育，学校和媒体在这中间起的作用就非常之大。第三个层面就是产业的自觉。节日的经济功能在当下受到高度重视。一旦节日要成为创意产业的对象，那显然需要舞台，要跟景点相结合，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宣传，跟旅游和观光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节日的重新发明与再生产。这三个层面的自觉最终作用于第四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主体的自觉——节日的主体不是别人，是最广泛的民众。重建民众生活与传统节日的关联，才能真正让传统节日在当下鲜活起来。

# 文明互鉴视野下中国援非故事的典型样本

——评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

艾志杰



《欢迎来到麦乐村》剧照

真实可信且无私奉献的医生形象。

这种从“非自为”到“自为”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男主角马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嘉在人生迷茫之际无奈地申请加入援非医疗队，此为“不得已而为之”。到了非洲，他偷用储备水洗澡、私自外出喝酒，此为“罔顾规则而为之”。可就是这样一个个“崇高”的心胸外科医生，打破“这里是桑纳”的魔咒，多次准确诊断疑难杂症，完成极具挑战的“重建术”，并在哈布哥和苏里的死亡中领悟生的意义，成为桑纳的“第一把刀”。马嘉投身于援非事业时不断“被感召”的个人史，折射的正是中国援非医生凤凰涅槃的成长史。

应该说，在医疗队队员身份与心理的双重转变过程中，队长江大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既要顾全大局，又要顾及队员心理；既要遵守桑纳医院的规章制度，又要帮助队员应对水土不服的问题，俨然是医疗队队员的“心灵”导师。

其实，他的处境并不比马嘉好多少，承受着前妻的再嫁、女儿的分离以及稳定生活的再次变故，但毅然选择前往非洲，成为医疗队的“领路人”。因为他此前有过援非经历，在对非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上，显然走在队员们的前面，可以说是先于队员们完成了“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从一个如此小的切口得到了生动展现。

### 仁爱思想观照下的中国援非史

在展示中国援非医疗队不断获得成长、受非洲文化影响的同时，《欢迎来到麦乐村》也描摹了中华文明逐渐参与非洲文明共建的历史进程。该剧巧妙地引入了“一颗心”和“一座山”，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阐释我国传统医学文化美德的核心内涵。

将中国的“心”装进非洲的“山”，传播中华文明，共建非洲文明。

剧集从心外科的援非医生招募为叙事起点，也就奠定了“心”在剧作中的重要意义。在第三集中，江大一院副院长梁森林（丁勇岱饰）凝视着墙上的“心脏图”，向马嘉阐释心胸外科医生的存在价值。一是要以“仁心”为己任，亦即从医有良心、手术有信心、对病人有真心；二是要以“包容”为原则，亦即处理好主刀和其他人之间1和0的关系。

这在第八集的“抢救胸口中刀者”事件中形成呼应，马嘉违反医院制度，未经齐丹允许，搭档武梅和常来完成抢救手术。虽然马嘉受到了院方的苛责，但是他以一颗真心拯救了病人的生命，以一颗包容心发挥了1及其后面所有0的意义，深刻诠释了援非医生“为大我舍小我”的精神境界。所以江大乔的反应并不像之前马嘉偷水洗澡那么激烈，因为他深知这是马嘉救死扶伤的自我坚持，也是中国医生仁爱之心的真实写照，亦是中国文化“博施于众、济天下”的具体体现。之后，江大乔更以“仁爱”思想和“三心”原则，回击齐丹对于医疗队援非目的的无端猜測和谬论，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同时，剧集又以“一座山”开启了援非医疗队的非洲故事，显示“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的精神性意义。在前往麦乐村的大巴上，有队员说到海明威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里的一句话，“靠近西峰顶部有一具尸体，是一只被

风干冻僵的豹子，没人解释得了那只豹子跑到如此之高的地方去干什么”，紧接着镜头就转向沐浴在阳光下的马嘉的脸部特写。马嘉一如这只豹子，他执意前往非洲并不是为了“寻找”，而是为了“留下”。留下医者的大爱无疆、仁者的兼爱思想以及生命的绚烂多彩，这就是电视剧留给观众的关于中非两种文化与哲学的思考。

### 跨越国界与血缘的中非情感史

《欢迎来到麦乐村》以寓意“永远”的“麦乐村”为叙事空间，重构历史弥坚的中非友好关系，人物除了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还有非洲本土医生、在非华裔商人、媒体工作者、跨国创业青年以及无国界医生，在文明互鉴的宏大叙述中勾勒“小人物之梦”，演绎了一段跨越国界与血缘的中非情感史。

在中非情感的表达上，创作者紧扣“中国援非医疗队”与“非洲本土医生”彼此交织的多线叙事，描摹交流碰撞、融合共生的中非文化关系。比如马嘉和齐丹是求同存异的外科医生合作关系，武梅和坎戈是共谋医院护理管理制度的上下级关系，孙爽和艾米儿是志趣相投的中医文化群体关系，彭伟和迪斯马斯是相互“骄傲”的儿科同事关系。为了授人以渔，中国医疗队还开培训班培养桑纳本土医生，细腻呈现中非人民

的心灵互通和情感共振。更上层楼的是，该剧还着力刻画了马嘉和苏莱曼之间薪火相传的师徒情谊。身为非洲人的苏莱曼来到中国实习，马嘉向苏莱曼传播外科知识以及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精神；身为中国人的马嘉前往非洲援助，苏莱曼向马嘉传递非洲文化以及投身于家乡医疗事业的坚定信念。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已达60年，正需要有无数像马嘉一样的中国医生和像苏莱曼一样的特殊接班人，才能不断推动构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人民携手并肩、合作共赢的跨国情感扣人心弦，而剧中发生在非洲大地上、由非洲文化参与叙事的中国人的情感故事，则更见真挚动人。比如马嘉和江大乔从博弈到包容的同窗之情，柳晓弦和马嘉从七年之痒到冰释前嫌的破镜重圆，江大乔和曾盟、于启强同为援非队长的兄弟情分，武梅和常来并肩作战的伉俪情深，江大乔和石竹子患难与共的日久生情，孙爽和赵一聪历经挫折的姐弟恋情，华人商會和中国医疗队亲如家人的互助之情。众多情感关系，将原本单一的“医疗线”拓展成包含援非队员家庭、事业、理想等在内的饱满的“援非故事”。正因如此，《欢迎来到麦乐村》才具备了温暖治愈、直抵人心的情动力量，让观众体悟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情感逻辑。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